

FINM

英国史 ⑤ The History of
ENGLAND

斯图亚特王朝

DAVID HUME

刘仲敬 | 译

[英]大卫·休谟 |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英国史 ⑤ The History of
ENGLAND

斯图亚特王朝

DAVID HUME

刘仲敬 | 译

[英]大卫·休谟 |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史. 5 / (英) 休谟 (Hume, D.) 著; 刘仲敬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5
(史家名著)
书名原文: The history of England
ISBN 978-7-5534-0544-5

I. ①英… II. ①休… ②刘…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0326号

英国史 V: 斯图亚特王朝

著 者 [英]大卫·休谟
译 者 刘仲敬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猫头鹰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7.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0544-5

定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四十五章 詹姆斯一世	003
第四十六章	021
第四十七章	041
第四十八章	061
第四十九章	081
附录：詹姆斯王朝	103
第五十章	131
第五十一章	155
第五十二章	179
第五十三章	205
第五十四章	233
第五十五章	271
第五十六章	313
第五十七章	344
第五十八章	368
第五十九章	392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A. Millar, London, 1778

IN SIX VOLUMES
BY DAVID HUME, ESQ.



VOLUME V

第四十五章

詹姆斯一世

序言——詹姆斯一朝最初事务——欧洲政情——罗西尼交涉——雷利阴谋——汉普顿宫廷会议——开国会——与西班牙议和

斯图亚特宗室继承都铎宗室，薄海宁定；虽英格兰列王子承父业，无以过之。终伊丽莎白一朝，海内观瞻所系，不外乎国本大计。女王大限将至，形势渐渐明朗：唯有苏格兰国王才能提出正当的继承要求。詹姆斯是亨利七世长公主玛格丽特的重孙。都铎男嗣已绝，他的继承权无可争议。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继承权受到宗教信仰和其他偏见的阻碍；但这些障碍只适用于她个人，跟她儿子无关。人们还考虑到：虽然自诺曼征服以来，血缘继承法屡遭践踏；但破例更多地源于暴力或权谋，远非谋国大经。嫡系继承人最终仍然胜出。夺嫡乱统、复子明辟，鲜有免于骚乱者；足以告诫审慎之士，未可轻于破例。虽然亨利八世的遗嘱经国会裁可，业已默认排除苏格兰世系的继承权；

英国史V
斯图亚特王朝

但国王的残暴、反复彰明昭著，遗嘱安排得不到任何正当理由支持、对国民毫无权威可言。伊丽莎白垂危之际，也承认了至亲詹姆斯毋庸置疑的资格。举国欢悦，似乎乐于迎驾。虽然詹姆斯出生、受教于外邦敌国，但人们根据他温和、明智的性格，希望他会接受英国君主制的准则。他们审慎地预见到：两王国联合的利益大于臣服苏格兰君主的不利。伊丽莎白清楚地看到：英国人迅速投靠她的继承人，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陷入最深的忧郁中。睿智的女王明察秋毫、经验丰富，因而洞悉种种人情世故，却没有充分估计廷臣的忘恩负义、人民的水性杨花。

海外扬威、海内宴安，女王留下繁荣昌盛的国家。继承人登上英格兰王位，坐享一切利益，唯有面对女王的英名，不免相形见绌。国王从爱丁堡前往伦敦，立刻引起了好事之徒的比较，即使自然地偏爱新君，仍然无法作出对他有利的评判。詹姆斯一路前进，各等级国民从全国各地云集观瞻，想要满足他们的兴趣或好奇心。四面八方欢声雷动，狂喜出于至诚。人人都记得：女王在蜂拥而来的狂欢臣民当中，表现出和蔼、亲民的风格。但詹姆斯只在朋友和廷臣当中才亲切、友善，讨厌混迹于喧嚣的群众中。他虽然远非不好吹捧，还是更喜欢平静和舒适。因此，他发布公告：借口供应不足，以及其他种种不可避免的不便，禁止国民接驾。^①

不过，他对新臣民涌现的巨大爱戴并非无动于衷。他生性重情，急欲以仁政善意回报。詹姆斯一朝初年封爵之滥，大概肇因于是。他入境不及六周，就封授了至少二百三十七位骑士。伊丽莎白吝惜爵位，不下于吝惜金钱；纵然以前颇受物议，这时却开始受人珍惜、尊重。人人都意识到：国王滥施恩赏，则爵禄不足为贵、受恩者不知感戴。各种爵位如此普遍，因此不再是杰出的标志了。国王不经遴选、审议，就封授无名之辈；恩赏只能表明他的和易与善良，不能证明他的友谊与尊重。

^① Kennet, p. 662.

圣保罗教堂镌刻的讽刺,保存了新贵族脆弱的记忆,这种艺术实在必不可少。^①

我们推断:如果国王滥授封爵仅限于英格兰,没有让苏格兰旧臣民占据畸高的比例,他们大概不会这么不满。终詹姆斯一朝,国王施政主要依据性情和喜好,而非政治审慎的准则。他偕大批苏格兰廷臣入境;后者急不可耐,多方索惠于好脾气的君上。他的英国臣民怨声载道,不难想象。伦诺克斯公爵、马尔伯爵、休谟勋爵、金罗斯勋爵、乔治·休谟爵士、国务秘书埃弗林斯通^②立刻跻身于英国枢密院。国王封乔治·休谟爵士为邓巴伯爵,在这位绅士生前一直恩宠有加。在国王曾经宠爱的所有贵族中,邓巴伯爵虽然不是最有权势的,却是最明智、最正直的。一段时间后,国王封海伊为唐卡斯特子爵;随后又封他为卡莱尔伯爵,赐予大宗王室产业。卡莱尔伯爵以豪华的宫廷气派,将所有这些挥霍一空。拉姆塞封为霍尔德尼斯伯爵。还有许多其他人突然平步青云、位极人臣。他们的傲慢自然激起了周围英国人的嫉妒,后者视苏格兰贵族为外人和宿敌。

不过,詹姆斯理应获得公正的评价。他把大部分要职留给伊丽莎白的旧臣,把关系内政外交的政治举措托付给英国臣民。这些英国大臣当中,国务秘书塞西尔相继被封为伊森顿勋爵、克兰博恩子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始终位列首辅、参赞枢要。虽然大臣的能力和识见众所周知,但他能在新君继位后恩宠不衰,仍然令人惊叹。塞西尔秘密联系詹姆斯,为他入主英格兰铺路,获得了国王的信任。与此同时,他在前朝的同僚沃尔特·雷利爵士、格雷勋爵、科巴姆勋爵由于反对埃塞克斯和其他原因而失宠。塞西尔继续留任,独享最大的信任和尊重。

詹姆斯及其大臣的谈判能力立刻就有了用武之地。这时,欧洲列王、各邦几乎全都派出使节,祝贺他继位,提出新的条约和联盟。除了威尼斯、丹麦和帕拉丁的使臣;联省各邦还派纳骚的亨利·弗雷德里克来访,派荷兰津贴官员巴

^① Wilson, in Kennet, p. 665.

^② Ibid. p. 662.

恩维尔特辅弼他。阿尔伯特大公爵派阿蒙堡来访。据信，西班牙不久会派塔克塞斯来聘。但法兰西国王的首辅和宠臣罗西尼侯爵、日后的苏利公爵来访，由于使臣本人及其君上的功德，最为公众观瞻所系。

菲利普承袭了奥地利宗室的领地，全欧震骇；唯恐哈布斯堡得天独厚的实力辅以菲利普的明智有道，虎兕出柙、益不可制。但就此事而言，再也没有更毫无根据地担忧了。菲利普的性格是：好踟蹰而不能审慎、有野心而缺乏雄略、多诡诈而不能欺人、解风雅而决断无方。他毕生，乃至死后，给西班牙枢密院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样。西班牙领地遍及全球，种种气候无所不备。菲利普三世乾纲不振，莱玛公爵荏弱无能、臭名昭著。君臣二人面对的景象是：各省叛乱、民户凋残；居民怨望、怠惰成性。西班牙江河日下，唯有军纪尚在、保存若干生机活力的表象；但帝国过去的势力和野心造成的恐惧太大，以至于基督教世界万邦壹志、务求削弱奥地利宗室。人们没有意识到：法兰西帝国这时已经统一、畿内宴安；君主英武绝伦、仁德盖世，为现代史生色。这个国家自身就足以对抗西班牙霸权。或许，法兰西国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时，他遣使向詹姆斯提议：英、法、威尼斯、联省、北方列王结盟，以便从四面八方攻击奥地利宗室的领地，压制这个野心家族逾分的权力。^①但英国君主的才干不足以胜任如此宏大的事业。他的主导性情感是热爱和平。他特邀天幸：机缘巧合，同样的目的既符合他的心愿，又符合国民的最高利益。

因此，法兰西使臣只得放弃雄图大略，跟詹姆斯协商如何保全联省的安全。这个目的也并非毫无困难。国王继位前，通常公开、诚实地对低地叛乱持犹疑态度。^②更有甚者，他多次称荷兰人为叛逆。^③但他跟英国大臣和廷臣充分讨论后，发现他们强烈地忠于联省共和国、对共同利益已有定见，只得牺牲了自己的政治正义观。君主有这种从谏如流的品质，即使用在错误的地方，仍然

① Sully's Memoirs.

② La Boderie, vol. i. p. 120.

③ Winwood, vol. ii. p. 55.

既可敬又罕见。因此，他跟罗西尼达成协议：英法携手，秘密支持联省，以免他们因软弱和绝望向故主西班牙投降。条约简明扼要，规定：两国国王应该允许荷兰人在他们各自的国土上征集军队；每年秘密汇款一百四十万里弗，为共和国支付这些军队的饷银。全部资助由法兰西国王提供，但三分之一应该从他欠伊丽莎白女王的贷款中扣除。如果西班牙攻击两国之一，另一方就应该援助；亨利出兵一万，詹姆斯出兵六千。这是詹姆斯一朝最明智、最公正的条约，主要出自国王本人，而非任何大臣的手笔。^①

海内外宴安，邦国之福。此时发生颠覆政府的密谋，实在难以置信。密谋者策划拥戴阿拉贝拉·斯图亚特，她是国王在伦诺克斯世系的近亲，跟国王同样是亨利七世的后裔。这次密谋的一切情况仍然暗昧不明，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揭示真相的线索。受到指控的密谋者包括：两位天主教神父沃森和克拉克；清教徒格雷勋爵；为人轻率、缺乏同志的科巴姆勋爵。沃尔特·雷利爵士涉嫌通谋这个哲学性派别；这一派当时在英格兰很少见，后来获得了自由思想家的称谓。同谋者还有：科巴姆勋爵的弟弟布洛克先生；格里芬·马卡姆爵士；科普雷爵士；爱德华·帕汉姆勋爵。这些人的宗旨互不协调，怎么会携手共谋如此危险的事业？他们有什么目的？这种性质的事业需要什么相应的手段？这些问题仍然无法解释，难以想象。人们普遍相信：女王驾崩后，雷利、格雷和科巴姆反对颁布迎立国王的公告，最后迫于形势，才不得不接受。因此，宫廷和臣民对他们深恶痛绝。一开始，国民很容易怀疑这不过是国务秘书塞西尔的阴谋；他借此打倒昔日的同僚、今日的死敌。但罪犯的审判和坦白澄清了一切疑点。^②谁都没有发现共谋的痕迹，但这些躁进的野心家似乎经常会晤。他们相信普天之下都跟他们一样心怀怨望，策划滔天大罪。至少一部分人私通弗拉芒使臣阿蒙堡，图谋扰乱新朝。

① Sully's Memoirs.

② State Trials, p. 180. 2d edit. Winwood, vol. ii. p. 8, 11.

两位神父^①和布洛克^②受到极刑。科巴姆、格雷和马卡姆临刑前^③获赦。^④雷利获得缓刑,但不是赦免;此后,他在狱中度过了许多年。

根据苏利的回忆录,雷利似乎秘密提议为法兰西使臣效力。我们由此可以设想:他在这方面碰壁后,又向弗拉芒使臣提出同样不正当的建议。我们现在可以形成这样的推测但必须承认:在审判时,这些事务既没有直接证据,又没有环境证据,不足以定罪。只有科巴姆一人指控他。科巴姆在审讯时听说:雷利提出若干环境证据,可能暴露和证实他的罪行;一时冲动,指控雷利。后来,科巴姆撤回指控;不久,又撤销了他的撤回。不过,只有这一位证人提出书面证词。此人没有荣誉感和理解力,证词前后抵触,没有跟雷利对质,同时没有任何环境证据的支持。法庭罔顾一切法律与正义,给一位伟人定罪。当时,英格兰国民对他的名字深恶痛绝。埃塞克斯深得民心,雷利是他的主要敌人,因此人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著名律师爱德华·科克爵士当时任检察长,为王室利益代理诉讼。他肆无忌惮地辱骂雷利,称之为叛徒、恶魔、毒蛇、地狱蜘蛛,不仅反映了他自己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还反映了当时的风气。他用这些措辞抨击王国最杰出人士之一;对方温和、雄辩、勇敢,为自己的生命财产辩护。^⑤

国王随后的消遣完全根据自己内心的喜好。他断然下令召集神学家会议,讨论信仰和戒律;这些圣职人员为他的热忱和博学而欢呼。国教会与清教徒聚讼不已;于是国王以调和两派为词,在汉普顿宫廷举行会议。

天主教徒的精神跟国民主流背道而驰;伊丽莎白严厉地对待他们,因此这一派的势力大受削弱。她对清教徒同样严厉,却收效甚微。清教徒斗志昂扬,不下于他们在詹姆斯继位时请愿的气概。七百五十名清教牧师签署了这份请愿

① November 29.

② December 5.

③ Winwood, vol. ii. p. 11.

④ December 9.

⑤ State Trials, 1st edit. p. 176, 177, 182.

书,愿意拥护的人似乎为数更多。^①詹姆斯在苏格兰受教育,常常表示忠于那里的官方教会。清教徒都希望:国王纵然不对他们的教派格外加恩、鼓励,至少会撤销维护教仪、敌视清教的苛法。然而,国王的倾向性恰好相反。他越了解清教牧师,就越不喜欢他们。他注意到:清教徒的苏格兰教友激烈地倾向共和主义,热忱地献身于公民自由;激励他们的宗教热忱和政治原则关系密切。他发现:清教徒大多数都是出身卑贱、教育欠缺之徒。他们向造物主致辞,不拘形迹;提出同样高调的要求。他们自认为受到造物主的特殊眷顾,因而对待世俗君主极其肆无忌惮。清教徒抗拒国王的要求,反驳他的教旨,在全体国民面前直斥他的所作所为;詹姆斯身为君主兼神学家,对他们的政治和宗教理论同样极不满意。国王纵然曾经屈尊博取他们的青睐,也因此积累了极度的反感;决心如法炮制,让这些人领教国王权威的分量。他虽然经常遭遇苏格兰贵族和朋党的顽固抵制,但他对这个等级并无恶意;在英格兰反而对他们格外优遇,超过了合理、健全的政策应有的限度。但长老会牧师对他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为人君者,是可忍孰不可忍。^②

他同样忌惮清教派在两个王国的民望。许多宗教想象:我们应该朴素、克己,才能获得仁慈上帝的接纳。上帝创造我们,仅仅为了幸福。詹姆斯注意到:这些牧师及其全体教派因为厉行俭朴,在群众眼中享有圣洁和美德的外貌。他非常喜欢寻欢作乐、美酒田猎,害怕清教徒谴责他的生活方式放浪不羁。他的性情和政策都跟清教派背道而驰,因此决心尽可能阻止这一派在英格兰的发展。

然而,詹姆斯一朝枢密院的特征不在于手段的谨慎和策略,而在于目标的明智和公正。他虽然恰当地认识到:世俗政府处理宗教派别事务,需要最大的谨慎和最佳的判断;但没有领会:他还必须具备同样分量的神学实际知识。为

^① Fuller, book 10. Collier, vol. ii. p. 672.

^② 詹姆斯在苏格兰期间,在《人君之礼》(*Basilicon Doron*)中写下了一段毫不客气的话。“我在伟大的上帝面前断言:自立约即位以来,从未领教过这样恩将仇报的行径、这么多谎言和如此卑劣的伪证。即使高地或边境的盗贼,也不会比这些疯狂的教派更嚣张。千万不要在你的土地上培育这些教派的首领。”K. James's Works, p. 161.

英国史V
斯图亚特王朝

人君者依靠推测处置教务，可谓庸劣，甚至危险。詹姆斯热忱地加入了无聊的神学争论；清教徒本来无足轻重，却因此显得颇有地位和重要性。国王加入论战，就不再有资格蔑视和嘲笑对手，而这是平息神学纠纷的唯一手段。英格兰国教会尚未抛弃神恩和预定论的严格信条。清教徒尚未脱离教会，公开否认主教制度。各教派的精神千差万别，但公开表露的争端仅限于以下几项：施洗礼时画十字；婚礼钟声；法衣道袍的运用；向耶稣的圣名鞠躬。汉普顿宫廷会议严肃地讨论这些重大问题；论战一方是诸位主教和教会显要，另一方是某些清教徒领袖。国王及其阁臣列席会议。^①

清教徒抱怨这次会议的管理偏私不公，实在毫无道理。辩论能以探索真理为目的，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即使在哲学论战中也鲜有其例。在神学论战中，怎么可能指望诸位君侯和教会长老公正无私。必须承认：国王从会议一开始，就对官方教会表现出最强烈的偏爱，以致频繁地引证一句箴言：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这句箴言有几分依据，但只有在重大的限制下才能接受。反过来，各位主教大肆称颂王室辩论家。坎特伯雷大主教说：“陛下的发言无疑有圣灵的特别辅弼。”^②两派对宗教仪式几乎没有达成几项共识，双方分手时，彼此都不满对方的态度。

清教徒习惯于举行某种聚会，他们称之为先知降临会。在聚会当中，教友们依次受到圣灵感召，表现出祈祷和讲道的热忱。由于交流的相互感染，神圣狂热的强烈影响，人人竞相接受宗教雄辩术的考验，布道者和观众的热情都达到最高点。伊丽莎白压制这种危险的结社活动，在这次会议上，诸位大臣游说国王网开一面。詹姆斯犀利地答复：“诸卿欲以苏格兰长老会为嚆矢耶？长老会与君主相处，亦犹上帝与魔鬼相处。草野无名小辈二三集议，责难寡君、阁臣。由是，朕重申前言：人君无戏言。朕愿诸君七年而后言。彼时万一朕心安泰

① Fuller's Ecclesiast. History.

② Kennet, p. 665.

无虑,或将有动于衷。国事忧劳,不容朕片刻懈怠。”^①由此可见,国王在各教派当中选择,还是基于政治性考虑。

詹姆斯在下一次会议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博学和雄辩,不像各位主教和神学家那样心胸狭窄。此时,伦敦大疫肆虐。当时伦敦居民不过十五万人,但一年之内,竟有三万多人因此丧命。国会因瘟疫而长期推迟,这时终于召开。

国王在国会开幕时致辞。致辞充分体现了他的性格,证明他非但知识渊博,而且审慎和正义感超过了礼仪和体面的需要。^②无论风格还是内容,当时的讲演鲜有能出其右者,但人君向国民大会致辞,理应简洁而矜持,此道非詹姆斯所长。不过,国王直言不讳、非同小可。他坦然承认:自己太容易受说客打动。^③国王承诺纠正这个缺点,但终其一朝,始终受此困扰、无法摆脱。

下议院召集后,刚柔并举;以保存其特权为首要之务。

下议院在英国过去的政体无足轻重;议员选举极少引起王室和国民的注意,甚至下议院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照例:如果国会延期超过一次会议;大法官就会行使自由裁量权,颁发新令状、替补议员。他认为这些议员由于事业、疾病或其他原因,无法列席会议。由于这种惯例,首先是大臣,随后是国王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国民代表会议,但下议院自身很少警惕宫廷影响和阴谋。伊丽莎白第二十二年,他们违背以前几次投票、证实了这一点。^④当时,某些因病缺席的议员身体康复,在下议院索取他们的议席。大法官乾纲独断,命令替补议员继续留任;裁决得以执行,仅仅因为大法官的威望。授予王室的特权,以此最为可虞。不过,王室对此项权威鲜有重视,由此体现了时代精神,或者不如说体现了那时权力运作的途径。两天后,大法官自己弃权,听任下议院自行裁断具体的出缺议席。因此,大法官新令状涉及的问题重新掩盖起来,一直到会议结束。下

① Fuller's Ecclesiast. History.

② K. James's Works, p. 484, 485, &c. Journ. 22d March, 1603. Kennet, p. 668.

③ K. James's Works, p. 495, 496.

④ Journ. January 19, 1580.

议院重新接纳了某些因故缺席的旧议员，却几乎没有警惕这种先例。他们认可大法官的裁决，以此反目似有不测之危。^①他们也没有进一步维护自己的特权，仅仅投票通过：在国会集议期间，未经议院批准，不得颁发令状，简选或送还任何议员。我们注意到：在伊丽莎白以前列朝，只要缺席人数达到议员的十二分之一，会议通常就无法举行。在伊丽莎白一朝，大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补充议员。这次投票确定，至少保存了大法官不受节制的无限权力。

在接下来的一届国会中，女王的绝对权威更加直露，第一次引起了下议院的惊恐。虽然没有议员缺席，大法官仍然颁发新令状。争议由此而生。女王就此传旨告诫国会，不得无礼。她说：这些问题完全属于大法官权限。女王已经授权大法官裁决一切有关选举的纠纷。几天后，下议院鼓起勇气，投票通过决议：“各郡理应及时选出两位骑士。如果没有国会自身的命令，新令状就下令再次选举，就会开辟最危险的先例。大法官阁下不应知情，同样不应调查，因为这意味着贬损国会的权力和特权。”^②伊丽莎白一朝，国会自由最重要、几乎独一无二的例证莫过于此。

法官已经宣判：议员自己就是立法者，因此欠债、犯罪的违法者不得列席国会；^③但这种意见通常不过是纸上谈兵。无论如何，沃恩事件就能说明问题。^④此人受到违法的质疑，他能够证明：所有的债务都有最可靠的契约关系；大部分债务诚实无欺。鉴于这些有利条件，他获准保留议席。显而易见：若非如此，他的议席就会由于违法而被撤销。^⑤

詹姆斯召集本届国会时，颁布了一项公告。^⑥他像和蔼的导师一样，提出

① Journ. March 18, 1580. See farther D' Ewes, p. 430.

② D' Ewes, p. 397.

③ 39 H. 6.

④ Journ. Feb. 8, 1580.

⑤ 后来在女王第三十五年的国会中，下议院经过激烈争论、明确地表决通过：违法者可以当选议员。D' Ewes, p. 518. 不过，事情颇有争议余地。国王可能认为：国会投票不能构成法律；他自己的决定比国会决议分量更重。我们还可以设想：他并不了解这次投票。伊丽莎白女王向最后一届国会致辞，抱怨他们接纳违法者，称国会的举措严重滥用职权。

⑥ Jan. 11, 1604. Rymer, tom. xvi. p. 561.

许多一般性建议。其中，他严厉告诫国民：不要选举违法者代表他们。他补充说：如果有人窃据骑士、市民、自由民的位置，没有经过符合法律和章程的正当选举，不符合吾人公告的主旨、目的和真正意义；那么，犯禁者都会受到罚款和监禁的处置。这份公告的立足点显然跟法律相同，基于正当选举的微妙关键。若非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举措早在国王临朝初年就已经存在；实难置信：肇因源于轻率和谬误，而非认真策划侵犯国会的特权。^①

弗朗西斯·古德文爵士当选为巴克郡议员。照例，他的回报应该是，进入大法官法庭。大法官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撤销他的议席；颁发了重新选举的令状。^②约翰·福斯蒂丘爵士当选为该郡代表，但议院的第一项行动就是：撤销大法官的裁决，恢复弗朗西斯爵士的议席。上议院根据国王的建议，要求就此举行两院联席会议，但下议院断然拒绝，认为此事完全在他们的特权范围内。^③无论如何，下议院同意，通过发言人之口诤谏国王。他们在诤谏当中坚持：虽然大法官正式恢复了议员的席位，但选举纠纷的裁判权仅仅属于下议院自身，不属于大法官法庭。^④詹姆斯不满意，命令上议院和法官举行联席会议，他们对本案的观点都与下议院背道而驰。他说：他以绝对君主的资格，命令他们联席协商。^⑤这样的措辞不会让英国人感到顺耳，但他们多多少少已经习惯了伊丽

① 萨里公爵告诉我们，詹姆斯的箴言是：君主不应在临朝第一年启动任何重要举措。箴言本身合情合理，非常符合国王谨慎，甚至法儒的性格。他轻易地放弃这种借口，又一次证明他没有恶意。如果当时国会的特权已经完全确定，或是王权受到全面限制，詹姆斯怎么可能深信不疑，他的公告能够规范国会选举呢？

② Winwood, vol. ii. p. 18, 19.

③ Journ. 26th March, 1604.

④ Journ. 3rd April, 1604.

⑤ 查理·康沃里斯爵士是国王派驻马德里的大使。莱玛公爵敦促他同意跟西班牙结盟。他对大臣说：陛下虽然是绝对君主，因此并无义务解释其任何举动；但国王仁厚体贴，处处关爱臣民。因此，鄙人可以保证：陛下不会不征询臣民意见，就采取后果如此重大的行动。参见Winwood, vol. ii. p. 222.

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世界史》序言有这样一节文字。菲利普二世兵多将广、铁腕无情，不仅企图以绝对君主的身分君临尼德兰，还想凌驾于英格兰和法兰西列王之上。然而，他像土耳其人一样践踏各邦的自然法和基本法、特权和古老权力。我们在约翰·戴维斯爵士关于征敛的质询中，发现了这样一段文字。参见p. 161。

“我们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英格兰国王只用小指头压制臣民，其他各邦列王已经一屁股坐在国民身上了。”

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源于何处？原因肯定不是权力或特权有所不同；因为英格兰国王像全世界所有的国王、皇帝一样：都是绝对君主，都有许多特权附属于王位。

科克在考德里案中說：“根据王国的古老法律，英格兰是绝对的帝国和君主国；国王享有无限和完全的权力、特权和审判权，对王国全体居民行使最高统治权。”斯宾塞提到英国列王给爱尔兰法团提供的补助金，“所有补助金开始时尚可容忍，或许还合情合理，但现在已经既不合理，也不方便。不过，女王陛下不难运用更高权力，终止所有补助金；她拥有特权，不受自己的保证约束或强制。”参见State of Ireland, p.